

《散文》300期精品丛书

不要拒绝生活

名为书生的，
Bu Yao Ju Jue Sheng Huo

都要有个书桌，也有人称为书案。如果略去多占地方这个缺点，书案以宽大为好，语云，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之义也。书桌宽大，面上可以放各种用物，写写画画，以及钻研经典，攻乎异端等等；下面还有抽屉多个，不宜于摆在面上，可以抽屉而藏。藏了，以不说为好；单说面上的，放什么，如何放，似乎也有学问，至少是习惯。记得多以前，大学同学卢君以懒散著名，案上的东西一贯是多而杂。有一次，我在场，他想吸烟，找烟斗和烟包，到堆满半尺高杂物的书案面摸索，费半天力，以为摸到烟包，拉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只袜子。这是放物多的一个极端。

有放物少的极端，是已作古的友人曹君，

案面上一贯是空空如也，他说图看着清爽。我是中间派，实用和看着兼顾。都放了什么呢？写小

文不同于填登记簿，决定避开那些估计不能引人入胜的，只说我认为

值得说说的一些。名为清供，清的意义是没

花钱，供的意义是我很喜欢，

新 时 期 中 国 散 文 最 概 要 阅 读



I267/740

:2

2008

《散文》300期精品丛书

不要拒绝生活

Bu Yao Ju Jue Sheng Huo

新 时 期 中 国 散 文 最 概 要 阅 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要拒绝生活/张中行等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4

(《散文》300期精品丛书)

ISBN 978-7-5306-4770-7

I. 不…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529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57 千字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14.00 元

目录

- 001 案头清供 张中行
- 004 小站停车一分钟 杜彦荣
- 008 挪树 熊光炯
- 011 花儿在黎明前凋零 刘星
- 016 手相 丁建元
- 021 厨房的幽默 祁建青
- 026 饶饶孩子 王英琦
- 030 独白 张爱玲
- 034 生命之桨 怀理
- 037 人值残春 周泽雄
- 040 老之将至 邓友梅
- 044 不会敬神的女人 李佩芝
- 049 丈夫要远行 陈若颖
- 053 这么好的天空 王小妮
- 056 人们 周晓枫
- 061 手工五篇 沉河

067	父亲母亲之间	谯楼
073	怀念	李汉荣
081	一生活在今天里(外一篇)	代伐钟
085	后园黄昏	小茶
090	对视	郭晓芸
101	盲人日记	叶全新
109	我的秘密之花	海男
123	大学两件事	朝阳
128	像柳树一样活着	崔东汇
140	故宫里的小苦菜(外一篇)	冯文柯
144	错误	张宗子
153	想爱你到老	胡发云
165	倦鸟(外二篇)	江少宾
173	回到草中间	许俊文
178	儿子如书	郭文斌
185	儿歌·从前的东西	张宗子
192	我的三个母亲	刘南陔
199	丈夫留下的备忘录	梅洁
203	人到四十	惠雁
211	平民志	李汉荣
215	少年穿过广场	徐成森

案 头 清 供

◎ 张中行

名为书生的,室内都要有个书桌,也有人称为书案。如果略去多占地方这个缺点,书案以宽大为好,语云,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之义也。书案宽大,面上可以放各种用物,写写画画,以及钻研经典,攻乎异端等等;其下还有抽屉多个,不宜于摆在面上的,可以韞匱而藏。藏了,以不说为是;单说面上的,放什么,如何放,似乎也有学问,至少是习惯。记得多年以前,大学同学卢君以懒散著名,书案上的东西一贯是多而杂。有一次,我在场,他想吸烟,找烟斗和烟包,到堆满半尺高杂物的书案面上摸,费半天力,以为摸到烟包了,拉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只袜子。这是放物多的一个极端。还有放物少的极端,是已作古的友人曹君,书案面上一贯是空空如也,他说图看着清爽。我是中间派,实用和看着兼顾。都放了什么呢?写小文不同于填登记簿,决定躲开那些估计不能引人入胜的,只说我认为值得说说的一些。名为清供,清的意义是没花钱,供的意义是我很喜欢,甚至想套用乾隆年间陈坤维女士的一句诗,珍重寒斋(原为闺)伴我时。

清供三件,先说第一件,是个黄色的大老玉米。这是北京通用的称呼,其他地方,如东北称为包谷,我们京东称为棒子,正名或是玉蜀黍吧。名者,实之宾也,关系不大,还是说来源。是去年秋天,老伴接受她的表妹之约,到容城县乡下去住几天。我,依义要陪着前往,依情也愿意前往,于是只是半天就到了鸡犬之声相闻的乡下。坐吃,游观,都是例行之事,可按下不表;只说我最感兴趣的,是年成好,所养驴、鹅、鸭、鸡、鸽等都肥壮,我可以短时期偿与鸟兽同群的夙愿。人,古今一样,虽是逝者如斯夫,却愿意留些驻景。古人办法少,即如李杜,也不过写几首诗。今人同样可以写诗,只是因为不会或愿意更真切,一般是用照相法,个别的用录像法。我用照相法,请驴来,我紧贴在它身旁,照,成功。请鹅来,它摇头扭身,坚决不干,只好说声遗憾,作罢。活物不成,只好降级,院里黄色老玉米堆成小丘,坐在顶上也可以洋洋然,于是照一张,胜利结束。几天很快过去,离开之前,又想到老玉米,于是挑一个大而直且完整的,带回来。这东西在乡下不算什么,进我的斗室就成为稀罕物,常言道,物以稀为贵,所以它就有权高踞案头。

清供的第二件是个鲜红色椭圆而坚硬的瓜,我们家乡名为看瓜,顾名思义,是只供看而不能吃。也要说说来源。是今年中秋,承有车阶级某君的好意,我到已无城的番河县城去过中秋节。吃各种土产,寻开天旧迹,赏月以证月是故乡明等等,都是题外话,可不谈。只说这个看瓜,是一位有盛情的杜君请我到他家吃自做的京东肉饼,在他的窗台上看见的。他说是自己院内结的,大大小小十几个,如果喜欢,可以随便拿。窗台上晒着一排六七十个,我选了个中等大的,也总可以压满手掌了。返京的车上,还有家乡产的月饼等等,我把这看瓜放在最上位,因为有老玉米的

成例，它是清供，下车之后理应高踞案头的。

清供的第三件是个葫芦，不是常见的两节、上小下大的，是两节、上下一样粗的，据说这是专为制养蝈蝈的葫芦而种的，比较少见。也由来源说起，这回是由远在异县移到近在眼前。是同一单位的张君在单位院内种的，夏天我看见过，没注意。秋天，霜降以后，一次我从他的门前过，看见北墙高处挂着一排葫芦，也许因为少见，觉得很好看。我也未能免爱就想得到之俗。敲敲门走进屋。他热情招待，指点看他的鸟笼和鸟，已经制好的蝈蝈葫芦。我问他今年结了多少，有不成形的，可否送我一个，摆着。不想他竟这样慷慨，未假思索就说：“摆就得要好的，我给您找一个。”说着就上墙，摘个最大最匀称的给了我。我当仁不让，拿回屋，放在案头，使它与老玉米和看瓜鼎足而三。

鼎足而三了，我当然会常看。是不是也常想，或曾想，这有什么意思？如果追得太深，也许竟是没有意思。所以为了不至落得没有意思，最好还是不追得太深。或者哲理与常情分而治之；坐蒲团时思索哲理，起身走出禅堂或讲堂时还是依常情行事。我是常人，因而也就如其他常人一样，有想望，也有寂寞。怎么处理呢？其中一种可行的是如清代词人项莲生所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其实，这意思还可以说得积极一些，即如我这些案头清供，有时面对它，映入眼帘，我就会想到乡里，想到秋天，而也常常，我的思路 and 情丝就会忽然一跳，感到我们的周围确是不少温暖，所以人生终归是值得珍重的。

小站停车一分钟

◎ 杜彦荣

那是一个寂寞的小站。几栋平房藏在山洼里，仿佛哪列火车跑累了，转弯时偷偷撂下的几只纸箱子。山不算很高，谷也不算太深，只是火车不爱这儿，路过时急急又匆匆，过桥钻洞地在山里绕个半圆，用墨黑的烟把天空涂得发灰，便向北走。

火车在小站只停一分钟。

三年前的一分钟，我遇到过一个农家小姑娘，不知名也不知姓，只是知道她家在小站不远的小山村。

停车时是黄昏。晚霞的光彩被架在山顶之上，无法照到谷底来，车里灯一亮，外面更显得灰蒙蒙的。车刚停，窗外忽然出现了一群小孩，胳膊上挂着形形色色的篮子，篮子里是形形色色的小吃：鸡蛋、杜梨、青枣……钱从窗口接下去，山味从窗口接上来；有的女孩儿家便用鸡蛋换条纱巾，换只小圆镜。把头转向后，从另一边窗口望出去，远远地，我看到有袅袅的炊烟升起，还听到有隐隐约约的狗叫。

那个女孩独自一个人，站在孩子们后边，眼光在一个个窗口

上扫来扫去。她穿了一件暗色的汗衫，一条长辫子搭在胸前，十五六岁的样子。臂上没挎篮子，手里却捧个小包。她似乎在注意我，又在考虑是否过来，最后见我也在注意她时，就跑过来了，长辫子利索地甩到背后去。

到我面前，她又怯怯地不敢开口，向两旁逡视着，车灯映照下，我看到一张挺秀气的面孔，眼睛忽闪忽闪，毛茸茸的。

“老伯，”她声音很小但终于开口了，叫出声后又马上害羞起来，因为我确实不老。

“俺，俺想要本字典，你肯定有的，你帮帮忙吧，……老伯。”

字典？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在我的经历中太少见，尤其是在这地图上无法找到的深山小站，这话又出自一个偏僻山庄的农家姑娘。我不觉重新打量一眼面前这双眼睛，或许她的直觉使她向这位可能拥有字典的人发出请求，反正那份从清澈的眸子里透出来的渴盼，使我觉得有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帮助她。但我无法满足她，起码现在没有办法。

“字典我有，可是没有带在身边啊。”这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会出现什么情形，我很是担心起来。

果然，那种兴奋的期待的表情从她脸上骤然消失了，她失望地垂下刚想举起的手。没有再说一个字就慢慢地转身了。这时，身下一声响动，车要开了。我赶忙叫道：

“等等，我可以帮你买一本。”

“真的？！”她一下子又转过来。这时，我分明地看到她的眼中已盈起两汪清泉，我的心底泛起一阵激动——我差点儿伤了一颗纯洁的心！说不定，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有求于人；说不定这一回是她在小站上第十次、第百次的失望啊。

“真的，城里有，我一定给你买。”

列车启动了，而且愈走愈快。她跟在外面跑起来。这时，一个小包从窗口抛进来，等我捡起并探出身去，她已经站在那里向我招手了。我无法将包还给她，只得大声问：

“你叫什么？”

也许她答应了一声，但我没听见，火车叮叮咣咣的声响完全遮盖了一切。那个身影很快就消失了。我只好坐回到位子上打开小包。这是一块自己绣的手帕，一块较细的白布，绣了蓝色的边，黄色的花，帕里包了一只玉镯，透明的石体中，游浮着一丝青绿的暗纹。哦，这肯定是那姑娘最珍贵的收藏了，或许这是奶奶给她的生日祝愿，是她心目中的吉祥物呢。她或许在几十里外的小镇读初中，她为了一本字典，不惜用最珍贵的镯子去换得。我知道，她把小包抛向我的同时，也把一份纯洁的希望连同信任交给了我，在她的意念中，一个戴眼镜的“老伯”，记住了她的名字，不久会给她带来一本字典。慢慢地，那双透着渴盼的眼睛似又在眼前了，而我则被那种执著给深深地感动了。十几年了，走南过北，那些高谈阔论雪莱、拜伦的所谓博学者遇到过很多，装腔作势地议论惠特曼、梅里美的才子们也见了不少，就连我的小女儿也提起弗洛伊德就滔滔不绝；而这个深沟大山里想要本字典的小姑娘，却使我觉得，他们的影子的实实在在。

回来后，我立即到书店去买了最新版的词典和几本估计有用的书，然后连那帕子手镯在抽屉里放着，等待有机会送给她。然而一搁竟是三年，因为除亲到小站外，别无他法。教学、开会、作报告、搞调研，三年来尽管东南西北地又走了不少地方，火车也坐过了多次，却无法再过那个深山小站。

现在终于又踏上这列车，不多久就又会到那个小站，而心中却是无限地沉重和歉疚。

黄昏，火车在我的期盼中停到了小站上。我赶紧把头探出窗外，寻找那条记忆中的长辫子。啊，那不就是她吗？瞬间，我重又似往昔那般激动了。而且远远胜于往昔。我张口却叫不上她的名字，只好向她大幅度地招手。

她跑过来，仰面时，我又看到一张挺秀气的脸上忽闪忽闪，毛茸茸的眼睛。

我赶紧拿出字典和书来给她。并等待着她脸上放出惊喜的光来。可她捧着字典疑惑地看着我说：“老叔，俺不要你的书。”

“三年前，你不是托我给你买字典吗？”

她慢慢地摇摇头。

我有些失望，赶忙把手帕和镯子给她看：“瞧，这还是你给我的呢。”

这时她的眼睛瞪圆了，她把手中的书往篮子里一扔，一把抓过镯子去看着。马上，她惊叫起来：“这是俺姐姐的！”她飞快地捋起右臂衣袖，露出手臂向我一举，“俺娘给俺俩一人一个呢！”

我看到她腕上同样一只玉镯，透明的石体里，游动着一丝青绿的暗纹。

“你姐姐呢？”

“嫁人了。”

“什么时候？”

“年头上。”

我不再问了，因为列车又启动了，女孩还在惊疑之中，列车已把她抛在后面了。我想她肯定会告诉她姐姐的。

挪 树

◎ 熊光炯

院子里那株蜡梅奄奄一息了。

它长得不是地方，旁边是一个垃圾箱，垃圾车常日地擦它、蹭它、碾它，原来风姿飘逸的它，便渐渐枝折叶落，瘦弱得仅剩可怜巴巴几条筋，眼见得便要“零落成泥碾作尘”了……

老花匠来了。我劝老花匠挪一挪那株衰弱的“千金”。院子向阳一侧长着一排蜡梅，其中刚好空缺一个位置。

“人挪活，树挪死。”有人说。

蜡梅会挪死吗？我怕。

老花匠提着锄头、铲子来了。

他铲开了！刨开了！

瘦小的蜡梅，却有并不瘦小的根须，它原本是一株已经成熟的蜡梅啊！它的根须深深地在地底下蔓延。老花匠用铲子把四周的根须全铲断了。他又抡起锄头，朝几根甘蔗粗细的主根砍去。锄落之处，铮铮有声。发声之处，竟露出白生生的断裂开的主根，像断裂的骨骼，白白地惨人。

我的心一阵悸动：“它会死吗？”

“死不了！”老花匠漫不经心地回答。

“可不能把它的主根砍断！”

“不砍断怎么挪呀！”

老花匠依然是那种职业性的残酷。

不能不承认，为挪这株蜡梅，老花匠挖的洞又深又大。然而这株蜡梅的根更深更大。要挪动它，非砍断一些根根蔓蔓不可，哪怕伤筋动骨，也是出于无奈。谁让这株蜡梅在这块土地上生长了那么长的时日呢？

“嚓！嚓！嚓！”一铲，一铲，一铲……

“喀！喀！喀！”一锄，一锄，一锄……

蜡梅的根须与这块热土的联系——割断了。

“嘎吱”一声，老花匠一脚蹬过去，最后最粗的主根断开了。

我仿佛听到了蜡梅的呻吟。

蜡梅在阵痛中出土了！独立了！

老花匠像拎着一头刚被宰割的小猪，抓着枝条拖着它走到那个已挖好了坑的空缺的位置上。

蜡梅的根须仍带着一团老土。

那老土依然沉重。

独立了的蜡梅带着一团老土的根埋了下去。

蜡梅瘦骨嶙峋地立着。

它会死吗？

晚上，雷电大作，大雨下了个透！

翌日，那株蜡梅仅剩的几片叶子仍在枝丫上，仍是绿的。

又过了几天。

叶子还是绿的。又长出了几片新叶。又抽出了几条新枝……

蜡梅新生了！

尽管它比那一排丰满秀美的蜡梅显得矮小，但它总算逃脱了垃圾车的劫难。

人挪活！树也挪活！

会有的，会有的，在万花纷谢的冬天，在它的干枝上，一定依然会有蜡梅花的黄色的芬芳。这里的风物一定会：“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花儿在黎明前凋零

◎ 刘星

冬夜用黑暗、酷寒和沉寂吞噬了草原。我迷了路，就要冻死在这冷漠的雪原上。也许，运气好，能撑到天亮？这个念头刚一闪现，草原英雄小姐妹又浮现在眼前，最清晰的就是玉荣的那双脚，那双和毡靴冻在一起脚。一阵战栗，我才十六岁呀！

我松开坐下马的缰绳，企望着识途老马救我的命。牧人的毡房在哪里？生的希望在哪里？我想听到一声羊咩，一声犬吠，一声牛哞，一声马嘶。没有，什么声响也没有。我甚至想听到一声狐叫，或一声狼嚎。然而，一切和生命连在一起的声响，都被寒冷的草原冻死了。我的马踩在柔软的雪地上，偶尔发出轻微的噗噗声。冰冷的睡意朝我袭来，难以抗拒。别睡着，千万别睡着，冬夜迷路一睡着，就永远不会醒过来了，别睡着，别……

我钻进一座温暖的毡房，急忙凑近炉火。热烘烘的火苗舔着我的双脚，真暖和啊！我笑了。哎呀！不好，我已经死了吗？听牧人说，冻死的人在咽气前，都做着的一个最温暖的梦，脸上都挂着最开心的笑，一个永远的笑……火苗儿烧痛了双脚，我刚要把脚

抽回，就听一声喝：“别动！”

我猛然惊醒。啊！自己真的躺在一座毡房里。这不是冬花姐吗？刚才喊“别动”的就是她。我得救了！“冬花姐，我怎么在这儿？”

“想你冬花姐了呗！”冬花姐咯咯笑着说，“你的小命真够大的！要不是那匹马把你驮到这儿呀，我的知青弟啊，你冬花姐再看见你时，就扒拉你脑袋，脚也跟着动啦！”

“我的脚？”一阵火烧火燎，痛得钻心。

“你给我躺好别动！脚丢不了！”她低下头。

“啊？”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双脚竟插在冬花姐的怀里。我涨红了脸，挣扎着要把脚抽出来，可两只该死的脚像木头一样，根本不听话。冬花姐抬起头抄起马鞭喝道：“别动！臭毛孩子，羔子大的岁数，害臊啦？我看这两只冻蹄子你是不想要了！”

我害怕冬花姐的鞭子，跟她学骑马时没少挨抽。我只好小声说：“可，可我半年没洗脚了呀！这么臭，放，放在你的……”我憋得满头大汗，嗫嚅着不知说什么好。

“那又怎么样？”她似乎看出了我心底的一点卑琐，气呼呼地撩开大襟：“不要脸的东西！看看吧！我能给你当阿妈！”说完她也脸红了，垂下眼帘，掖好衣襟，把我的双脚紧紧地捂在胸脯上。

我吓坏了，只好由她，再说也想保住双脚。只是她的话太气人了，才比我大三岁。要不是你的马术名震草原，我一辈子都不会理你了。当我意识到毡房里只有我和她时，就问：“冬花姐，你阿爸呢？”

“又让虺疙怦^①拉去赌了。这阵子，没准儿把这座破毡房都输

① 虺疙怦：内蒙西部俗语，表达对某人厌恶之至。